

# 大河湾



流霞 薛丽娟 摄

## 诗笺

### 天使的翅膀



□尹晓茹

我没见过你背后的翅膀，  
没见过你周身的光芒，  
没见过你随风起舞，  
没见过你在云上飞翔。  
当黑夜笼罩大地，  
当病痛悄然侵袭，  
当恐惧缠绕心房，  
当生命陷入沉寂，  
总有一抹洁白，穿越风雨，  
化作温柔微光，  
照亮绝望之地。  
你们，是人间的天使，  
没有羽翼，  
却有最坚定的步履，  
白衣为甲，初心为翼，  
伫立生死边缘，  
默默守护，不离不弃。

你可是那个传说中的天使？  
也许你不是，但我看到你，  
便觉天使在身旁。  
因为在病魔侵袭时，  
你的白衣变成最宽阔的翅膀，  
一句轻声安慰，  
抚平心底慌张，  
一次悉心守护，  
托起生的希望，  
额头汗水，是坚守的勋章，  
眼底疲惫，藏着温柔与善良。

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浪，  
你的身躯变成坚实的堤防，

褪去稚嫩，扛起使命，  
放下儿女情长，  
星夜奔赴远方。  
口罩勒出的印痕，  
是你最美的模样，  
我看不清你的容颜，  
却能感受到你温热的目光，  
读懂你眼里的坚毅与刚强。

你们也是父母，是儿女，  
是家中的脊梁，  
却把万般温柔，  
留给陌生病患，  
舍弃团圆，坚守岗位，  
用平凡的身躯，  
筑起生命城墙，  
用医者仁心，诠释大爱无疆。

世间本无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你虽没有天使的翅膀，  
却以无私奉献、无畏担当，  
化作守护人间的羽翼，  
在每个白昼黑夜，展翅翱翔。

感谢你，白衣天使，  
以生命守护生命，  
以温情融化寒凉，  
以初心照亮远方，  
用爱与责任，谱写生命赞歌，  
用无私奉献，铸就岁月荣光！  
致敬每一位白衣使者，  
致敬这双守护生命的——  
天使翅膀！

### 下雨了



□任东波

下雨了，收不到你的眼神  
也收不到  
我投递眼神后  
你脸上泛起的那朵玫瑰  
我们都搁浅在来去的路上  
没有阳光的日子  
一个人无法杜撰灿烂  
没有理由拒绝窗外

尽管，那把伞淹没了世界  
鱼尾纹像一条河流  
的是我琳琅满目的思念  
涨潮了，摆渡的人  
已解开久违的缆绳  
雨，没有停的念头  
我敲打着晃悠悠的橹  
穿越着一场水汪汪的奔赴  
叮里咣当地走向你  
岸头的云雾经久不散

## 散文

# 那年夏夜，父亲分家

□行如云

记得那是1985年麦收过后的一个傍晚，天空繁星点点，偶有流星划过天际，不知去向。院子南墙角下，萤火虫微光闪闪，像从星空散落人间，匆匆搜寻着回家的路。柴草堆里，蟋蟀也没闲着，吟唱如同丝竹之声。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与淡淡的麦秸清香，为农家小院平添了些许诗意与祥和。

父亲坐在门前的圪台上，一个劲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心事如麻。母亲从灶房走出，一手提着暖壶，一手端着粗瓷大碗，到父亲身旁，满满地倒了一碗开水，顺势坐下。

“云子。”父亲喊我的乳名，儿时父母总爱这样唤我，叫者、听者都觉得特别亲切。“叫你媳妇出来，今晚天色正好，我有几句话想跟你们唠唠。”

我连忙喊来妻子，一同走到跟前。父亲捏着长长的旱烟杆，指了指圪台，示意我们坐下。“老话说，树大分叉，儿大分家。”他语气沉稳，缓缓开口，“你们成婚已半年多，我思量许久，觉得父子分家、各自立灶，对全家都好。按乡里旧俗，分家本要等你们三兄弟全都成家，家里备下酒席，请伯叔、舅亲、邻里尊长等一众坐一堂，斟酌协商，均分家产，力求公平公道。如今咱等不起，干脆就新事新办，明天起便分灶过日子。你们自成一家，想吃什么不用顾虑我们老两口。”

那年年景不赖，麦子收成好，交完公粮还余下六七大瓮粮食。老瓮腹大，能盛三百斤还要冒；新瓮稍小，也有二百七八十斤，存粮足足两千来斤，再加上老底，家中也算殷实。父亲当即定下，分给我们两瓮粮食，任由挑选，再加满满一缸面粉。

“房子就你们现住的那间，

只住不拆，家里几间土墙搭厦的房子留着也算个窝，若拆了，除了几根能烧火煮馍的柴火，余下的全没用。新批的宅基地分给你们，只是二百元的审批费得你们掏。”父亲稍作停顿，语气凝重了几分：“再一个就是你们结婚欠下的饥荒，得由你们来还。这些年你一心念书，爹一个庄稼户刨地刨不出多少钱，你们成婚前后花销两千多元，全靠亲友相助。两个弟弟还没成家，往后开销只多不少。这钱不是小数，压力不小，可你们年轻，每月能领四五十元工资，比你爹强多了。过日子富有富过、穷有穷过。穷，咱就手紧把点，节俭仔细着过。亲戚朋友借钱帮咱是情分，好借好还，万不能辜负人情，断了自家后路。”

一番话，父亲好像把想了不知道多少天的心事，尽数吐露。只见他端起那口粗瓷大碗，将水一饮而尽，堪比老电影中码头老大歃血为盟、酣畅喝酒的豪情壮举。放下碗，父亲摸索装了一锅旱烟含在嘴里，两手划了根火柴点着，吸了两口，接着说：“我想就先这样，分家分灶，经济独立。你们回去好好想想，觉着不妥就拿出意见，咱再商量。天也不早了，早点歇息，明天还要下地干活。”说完，父亲站身回屋，母亲也跟着收拾暖壶、钵碗送回灶房。我一直坐在圪台上没动，妻子没说话，拉我起来回了屋。

回到屋，我倒头便躺在炕上，父亲的话一遍遍在我脑海里蹦下跳。两千多元不算多也不算少，有点压力。二十几岁的人，一直在学校念书，毕业就结婚，全是父母一手操办。饭来张口，五谷不分，真是年少不知愁滋味。突然间身上压上这饥荒，堪比千钧重负，一下子挑起，只觉惶恐，连呼吸都感到困难。话说回来，毕竟父亲年龄大了，

还有两个弟弟没结婚，花钱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更何况父亲一个老农民，三五年之内又要拿出真金白银办婚事，他不发愁吗？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平生第一次尝到失眠的滋味。妻子好几次推我，我都假睡没言语，怕她会不会心生埋怨，嫌债务多，心里头不免胡思乱想，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清晨，妻子叫醒我，问道：“一夜没睡？”四目相对，彼此都看得出一夜未安。妻子笑了笑说：“常言道，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人生在世，该面对的终究躲不过。兄弟三个分家是早晚的事，早比晚好。爹妈苦了大半辈子，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为你娶妻，容易吗？还有两个弟弟的婚事，真是老鼠钻牛角，一步比一步紧，一步比一步难。咱年轻力壮，有手有脚，背点饥荒，受点辛苦又何妨？咬咬牙就熬过去了。”

她接着宽慰：“人这辈子，道道坎坎、磕磕绊绊本是常态。该你担的就得担起，日子再苦再难也要往前过。谁家娶妻盖房没有亏欠？要我说，两千块不算多，踏实苦干几年便能还清。日后老二、老三办婚事，咱们作为兄长，即便手头不宽裕，也要想法子帮衬，替爹娘分担几分，不能让外人指指点点、戳咱们脊梁骨。”

听罢妻子一番通透豁达的话语，看着她满脸真诚，我豁然开朗，心里像打开了天窗一样亮堂。连日的焦虑、猜忌与烦闷瞬间土崩瓦解，压在心头的巨石骤然落地。

我满心感动，一轱辘坐起，将妻子紧紧拥入怀中，像是抱住了稀世罕见的大活宝，四十多年始终没敢松手。

庆幸自己有此明理贤良的伴侣，这份温情与担当，让我铭记半生。

## 随笔



### 致十年后亲爱的自己



□杨巧丽

十年后。我来到这个神秘的地方——时光邮局，来取十年前写给自己的一封信。

亲爱的自己，十年之后，你还好吗？

此时的我，已是满头银发，岁月的风霜似乎比预想中温柔。站在时光邮局古朴的柜台前，我手握那张泛黄的取信凭证，心中涌动着难言的激动与忐忑。四周萦绕着淡淡的墨香与旧时光的味道，仿佛每一次呼吸都能跨越流年，与十年前的自己对话。

“亲爱的自己，十年之后，你还好吗？”这句话在心底回荡，带着十年前那份纯真的期许与不安。我轻轻拉开抽屉，那里静躺着一封被时间精心封存的信。信封上的字迹虽已略显模糊，却依然能读出当年落笔时的坚定与温柔。

拆开信封，纸张因年代久远而略显脆弱，上面的字迹却清晰

可辨。一字一句，都是十年前对未来人生的笃定与执着，也藏着对未知生活的淡淡忧虑。那时的我，或许未曾料到多年后的自己会站在这里，以这样的心境回顾过往。

过往的历程，像一帧帧缓缓流转的定格画面，看自己从幼小、弱嫩一步步成长，变得沧桑，正如一棵树的生长经历。幼小的种子，被种进土里，默默生根发芽；年少的我，在稚嫩和天真中碰触社会，渐渐学会了生存。青涩的果实，被挂上枝头，慢慢变得饱满；年轻的我，怀一颗游子之心，在芸芸众生里摸索着前行，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

果实成熟，被摘下，被享用，或被随缘安放；人到暮年的我，仍有一颗向上的心，愿让余热得到理性发挥，让有限生命得到充分释放。

这十年，我给自己做了规划，始终怀揣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日子烦琐而平凡，细腻而安静。我偏爱侍弄花草，定期浇水、施肥、松土，看草木沐风向阳生长，俯身闻花香，把我最爱的蝴蝶兰，写成诗，拍成视频，发在平台，分享给朋友。

和家人漫步公园，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风景，享受大自然带来的快乐时光。和朋友聊天逛街、唱歌抒怀，以真心维系情谊，温暖彼此岁月。

坚守初心，笔耕不辍，力所能及地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用文字表情达意，记录生活点滴感悟，探寻人生的真谛。

十年后的我，比现在的我，会更加老态龙钟，但是我想，只要心有朝气，灵魂就不会苍老。即使青丝染雪、面容留痕，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从容与精彩。